



# 東海大師無相傳研究

冉雲華

(續完)

玄宗的另一項禁斷妖惑的詔令，頒發在開元十九年（731）。這項詔令說：「自今已後，僧尼除講律以外，一切禁斷。六時禮懺，須依律儀。午夜不行，宜守俗制。如有犯者，先斷還俗，仍依法科罪，所在州縣，不能捉報，並官吏輒與往還，各量事科貶。」<sup>⑳</sup>

敦煌卷子歷代法寶記所描繪的無相傳法儀式，正巧和上述的禁令抵觸。第一、「金和上每年十二月正月，與四象百千萬人受緣」<sup>㉑</sup>。可見他的信徒是衆多的。第二、宗密的記載，不但證明無相法會中人數衆多，並且傳法的時間多在深夜：「召集僧尼士女，置方等道場禮懺，或三七、五七，然後受法了，皆是夜間。意在絕外，屏喧亂也」<sup>㉒</sup>。這種深夜聚衆，屏外的神秘傳法儀式，很可能會招惹官府的懷疑。在兩京失陷，變亂四起，皇帝逃亡，百官失散的情形下，作爲負責行都地方官的縣令，自然會加強治安的。何況無相還和吐蕃王子有過來往。

從比較社會學上着眼，無相的傳法儀式和教義，多少反映新羅和唐帝國社會的不同。當時的中國宮庭佛教，是以典籍、哲理、和禮懺而出名的。新羅當時社會更接近部落社會，佛教內容着重實踐，無相的教學，是「無憶、無念、莫忘」這三句話。與無相有關的敦煌卷子，也只是些簡短法語和一首短偈而已。他的法語使人想起另一位留唐的新羅學者崔致遠，所引用的一句佛經名言：「受持萬偈，不如一句」<sup>㉓</sup>。

以社會身份而論，韓國學者多認爲新羅佛教與皇室關係密切。在新羅統一高句麗和百濟以後，當地僧侶的貴族化，發展得更爲快速<sup>㉔</sup>。與新羅的情形相反，唐代的佛法雖盛，但一般僧人的地位，仍然不能和名門世族、達官貴人相比。作爲貴族的新羅僧人，可以自由的選擇儀式，弘法傳教，不受阻礙；作爲平民性的唐代地方僧人，還得遵守政府的法令。無相和成都縣令的衝突，給比較社會學保留下一份史料。

## 神通廣大 名傳吐蕃

無相和成都縣令的交涉和勝利，使他在益州的聲譽大增。宋高僧傳記載說，那位失敗的縣令楊翌，懾於無相的神通，馬上從一位反佛的官員，轉變成一名熱心的佛教信徒，他於是「奉送舊所，由是遂勸檀越造淨衆、大慈、菩提、寧國等寺，外邑蘭若、鐘塔不可悉數。先居淨衆本院，後號松溪是歟！」<sup>㉕</sup>。

除開他在拒捕時所顯的那一手神通以外，宋高僧傳和明代編修的神僧傳內，還記載着無相的神通力：像他早期在深山坐禪時，長期不食煙火，數遇猛獸，都能不爲所動，免於傷害；又如他曾冥知有刺客來行刺，乃至預言會昌（845）毀佛的大事等<sup>㉖</sup>。這位新羅禪師的神通，不但名滿川西，續著中國佛史，他的名聲甚至遠播到吐蕃國（西藏）去。自古以來人們總以爲西藏佛教自印度嫡傳，根本沒有想到中國佛教對吐蕃宗教，會有什麼影響。近數十年西方佛教史學家，在研究了藏文資料以後，才發現藏文中保藏了不少的中國佛典，也記載着金和尚的神通<sup>㉗</sup>。

記載金和尚的藏文史籍，正是被傳為藏文最早的歷史著作山耶寺紀年（b Sam - yas - lo - rgyus）。這部據說是娑腊大臣所撰寫的編年史，雖然不斷為後代編撰的藏文史籍所引用，但因本子流傳不多，學者們很少讀到原本。直到法國藏文學者 R. A. 斯坦因，把他所得到的手抄本，影印出版，才使各國的學者，看到那本書的全文<sup>④⑥</sup>。不過斯坦因在他的法文提要中，着重於吐蕃歷史上的大事，並沒有對無相的部份有什麼陳述。

後來日本學者山口瑞鳳，撰寫「吐蕃佛教與新羅之金和尚」時，才把藏文有關無相的資料譯為日文<sup>④⑦</sup>。這才使研究佛教史的學者理解到，無相不但在中國有名，並且也會譽及吐蕃。更重要的是在西藏佛教史中，天竺僧人或西藏喇嘛佔滿每一個時代。中國和尚能被注意到的，已經是屈指可數，新羅僧人能夠享譽西藏的，目前所知只有金和尚一人而已。

藏文史籍對金和尚的記載，是充滿着神秘色彩。話說吐蕃王子一行，在朝覲了大唐皇帝以後，得到千卷紺紙泥金書寫的卷子及其他賞賜，取道西川返回吐蕃。在王子和從臣的歸途中，妖魔作怪推倒山岩，道斷途塞，無法前行。倒下的山岩石大體重，沒有人有力把岩石移走。就是在那種困局下，他們邀請金和尚出山協助。那位高僧牽虎而來，入定三日，大顯神通，岩石自破，妖魔伏降。王子感嘆拜服，請求和尚預言前程，指點迷津。金和尚以他的神通妙力，入定觀察，然後告訴吐蕃王子說：吐蕃當時權臣弄政，佛法凋零。一直要等到王子成年，承繼大統，佛法才會再度復興。王子受教，頂禮而別。返國觀察當時局勢及後來演變，都像金和尚所預言的那麼樣……。

根據山口瑞鳳的推算，吐蕃王子的唐朝之行，當在 754 年前後。正在無相成名之後，玄宗到達成都以前的那一段時間。藏文史料的神話色彩，自然很難令人以常情推斷。何況那本史書的本身，並不是第一手記載。西藏歷史文學的作者，在討論山耶寺紀年這部書時，就曾指出它會被後世的僧侶、國王和大臣多次加以刪改和增補。在那種情形下，想要一睹那本紀年史的原來章節，幾乎是不可能的<sup>④⑧</sup>。儘管如此藏文資料對研究無相傳記仍有相當的

價值。第一，它補充了無相與吐蕃使節來往的一段資料。第二，它證實了宋高僧傳和神僧傳所記的事實，即無相是以神通力而出名的。

### 逝於川西 枝繁葉茂

無相去世的年代，有兩種說法：其一是歷代法寶記，它說無相於寶應元年（762），五月十九日「夜半子時，儼然坐化」<sup>④⑨</sup>，享年七十九歲。

其二是宋高僧傳。它說無相是「以至德元年（756），建午月十九日，無疾示滅，春秋七十七」<sup>⑤⑩</sup>。從這兩件資料被學者發現以來，有人從此，有人從彼，對無相的逝世日期，還沒有人仔細研究過。如果以甲子推算，宋高僧傳所記顯然是不可靠的，因為至德元年並沒有「建午」的五月。

倒是 762 年真的有「建午月」。762 年也是荷澤大師去世的一年，荷澤去世的日期，也會夾纏不清，直到胡適晚年，才把那宗案子，考正清理。胡氏所根據的理由，也是「建午月」一詞。他說：「只有肅宗最末一年，那個沒有年號的「元年」（762）才有建午月的名稱」<sup>⑤⑪</sup>。造成那種特殊紀年的原因，是唐肅宗在上元二年（761），「忽然下了一道驚人的諭旨，反對改元，反對年號」<sup>⑤⑫</sup>。這麼一來，761 年的後幾個月，和 762 年的前四個月，沒有年號，只好以甲子記月了。胡氏證明「建午月」只有 762 年才有一點，正好和歷代法寶記所記的日期，完全一致。

不過胡氏在討論無相去世月份時，却下錯了結論。他說「無相死在寶應元年四月十九日，就是那個沒有年號的「元年建巳月十九日」<sup>⑤⑬</sup>。歷代法寶記和宋高僧傳都一致記載無相是死在「五月」或「建午月十九日」。胡適把「建午」改為「建巳」的理由，是那年五月——即「建午」月頒佈了新的年號「寶應」，以所有應改稱元年五月，不應再繼續叫「建午」月了。其實中國古代交通不便，朝廷決定的正朔，總要有一段時間，政令才能下達，付諸實行。何況古今文人有的歡喜以甲子繫年，即是在一九七八年的今日，不是仍有畫家、書家，一樣的在寫戊午年嗎？

歷代法寶記在記載無相去世年代一點，雖然正確，但這並不表示它在各方面都比宋高僧傳更好。事實上這兩部書是各有所長，各有所短的。前者的長處是它編撰於第八世紀，上距無相生日未遠，對無相的生平沒有作神話性的誇張。它的缺點是作者宗派色彩濃厚——以一半以上的篇幅，詳述無住（714—774）保唐寺一派的禪法；並且把那一派形容為無相的唯一嫡傳正統。宋高僧傳的缺點是距離無相在世的日期，已有兩百多年，所用的史料不免有傳抄訛誤的可能。無相去世日期的混亂，足以說明那種現象。另一方面，它所引用的資料却比較豐富完全，例如它曾參考了資州刺史韓法和李商隱所撰寫的兩篇碑文<sup>64</sup>。韓法在兩唐書中雖然沒有傳記，但是名列新唐書「宰相世系表」內。韓家是唐代的望族之一，水字旁的一代，頗多名人，除開韓法以外，還有韓滉、韓滂等人<sup>65</sup>。

無住到底是不是像歷代法寶記所說那樣——是無相派禪法的唯一嫡傳？在這一點上，原籍四川的佛學思想家宗密，清楚告訴讀者，無住的保唐派和無相的淨象派，無論是在哲學見解，或是宗教實踐上，都有不同。宗密寫道：「復有保唐宗，所解似同，所修全異」<sup>66</sup>。從兩人師承系統上觀察，宗密在另一本書中指出，無住先跟一位俗家師父陳楚章（又稱陳七哥）學習禪法。因為陳是白衣俗人，無住深覺傳法不便，所以決定另尋出路的<sup>67</sup>。後來他遊化到益州地方遇見無相，「遂認金和尚為師」。雖然如此，宗密馬上指出：無住「指示注意大同；其傳授儀式，與金門下全異」<sup>68</sup>就是在示法上，無住雖然「亦傳金和尚三句言，但改忘為妄，于諸同學錯預先師言旨」<sup>69</sup>。歷代法寶記證實了宗密所起的無住歷史，和他與無相不同的地方<sup>60</sup>。

宋高僧傳把淨象寺稱作為無相的（本院）<sup>61</sup>。就表示說淨象宗才是無相的嫡系禪法。這一記載和宗密的記述，完全一致。可是歷代三寶記對淨象派只是一味攻擊，好像那一邊全無人材，全是些不解師意，只想佔廟業的「小師」<sup>62</sup>。

宋高僧傳還記錄說，無相嫡傳的弟子是淨象寺的神會（720—794）。這位祖籍中亞細亞，俗姓石氏的和尚，大約在750年左

右，「入蜀謁無相大師。利根頓悟，冥契心印。無相歎曰：吾道今在汝矣！」<sup>63</sup>無住是在759年才遇到無相的。他比神會投師的年代，晚了近十年光景；而且和老師相聚的日子也比神會短。雖然歷代三寶記連神會的名字都沒有提一下，但是這並不足表示神會實無其人，也不能抹殺他的成就。事實上到了第九、十世紀時，神會一派的淨象禪法，仍是枝繁葉茂，受人尊敬。宋高僧傳形容說：「初會傳法在坤維、四遠禪徒、臻萃於寺……禪門榮之」<sup>64</sup>。和此相反，無住創立保唐寺一派禪法，却沒有人被記入宋高僧傳，可能是這一派流傳得並不長久。

### 其他資料 亦有價值

宗密還記載說，無相另有一名弟子，江西道一（709—788），他是中國禪宗巨匠，創立洪州一派的禪法，對禪宗後來的發展，有重要的影響。宗密在他記敘禪門七家時，列無相的淨象宗第二，無住的保唐宗第三，道一的洪州宗第四。道一與無相禪法的不同，是非常清楚的。不過宗密注意到，道一在他的早期求法尋師時代，曾屬智詵——處寂——金和尚這一派門下：「因有劍南沙門道一，俗姓馬，是金和上弟子……」<sup>65</sup>宋高僧傳則說馬祖「削髮於資州唐和上……」<sup>66</sup>，後代禪宗歷史景德傳燈錄等也有類似的記載<sup>67</sup>。嚴耕望對這一混亂記載，作過這樣的解釋：「或者先師唐和尚，及唐和尚示寂，無相繼位住持靜象寺，馬祖即師事之，此在當時為普通現象，不足異也。按後世言禪宗者，推馬祖一系最盛，今論其師承所自，亦本出於無相……」<sup>68</sup>。

雖然道一早期，曾屬唐和尚——金和尚這一系統，但是他和這一系的師承關係，仍然十分模糊。按唐和尚（處寂）死在734或736年，懷讓死在744年，道一離開四川以後，「久住荆南明月山，後因巡禮聖蹟，至讓和尚處，論量宗運，徵難至理。理不及讓，又知傳衣付法，曹溪為嫡」<sup>69</sup>。另一方面，無相大約在730—734或736年間，住在處寂的德純寺，後來到天谷山去參禪。就是在「金和上得付法及信衣，遂居天谷山石窟下……後章仇大夫請開禪法。居淨象寺，化度衆生，經二十餘年」<sup>70</sup>。看來

無相在得法之後，似乎再沒有返回資州德純寺去「繼位」，淨象寺是無相創建的，與唐和尚無關。

上述的史料說明，道一與無相如有接觸，很可能是在資州同事唐和尚的那兩年。他和懷讓的相聚，最遲當在743年。他在明月山既稱「久住」，總有兩三年的時間，無相在益州的成名建寺，大約在740-742年間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道一和無相相聚的時間，不會太長，且有可能根本沒有到過淨象寺。即是他真的聽過無相的開示，道一恐怕並沒有得到多少益處，否則他不會離開四川，更不會改事懷讓。這些事實表示說江西禪法是出於無相的說法，還值得商榷。

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藏的卷子，斯6077號題作無相五更轉。這是一首短偈，因為題名寫為無相，很可能是傳為無相所作的唯一完整作品。敦煌卷子中的五更轉有各種，傳為無相的這一份是其中的一個。巴宙博士曾把這首短偈，收入他編著的敦煌韻文集<sup>⑦①</sup>。但如想考察這首短偈與無相一派禪法的關係，還得留待來日，另文討論。

一九七八、三、修正稿於加拿大漢彌敦市

——原載「敦煌學第四輯」

### 註文引用書籍略號：

- ③⑧ 唐大詔令集（195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），第558頁。  
③⑨ 記，第143頁。  
④⑩ 疏，第278頁內欄。  
④① 引自崔文「新羅迦耶山海印寺善安住院壁記」，東文選（漢城，慶熙出版社，1976年影印本），第283頁上。  
④② 見 Buddhist Culture in Korea（漢城，1974），第123頁。  
④③ 傳，第832頁下。  
④④ 同上。並見大正新修大藏經，第五十卷，第999頁中至下。  
④⑤ 在這一方面，主要的作品有戴密微著 *Le concile de Lhasa* (Paris, 1952)；杜籍著 (G. Tucci)：Minor Buddhist Texts, 第二冊，(Rome, 1958)。吳其昱博士，曾將戴書節譯，刊於敦煌學第一期。
- ④⑥ R. A. Stein, *Une chronique de Bsam-yas* (Paris, 1961)。

- ④⑦ 收在金知見、蔡印幻編新羅佛教研究（東京，山喜房佛書林，昭和四十八年版）一書中。  
④⑧ 參閱 A. I. Vostrikov 著 *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*, 被收入 *Indian Studies: Past & Present* (Calcutta, India), 第十一卷 (1969-70), 第241頁。  
④⑨ 記，第143頁。  
④⑩ 傳，第832頁下。  
④⑪ 神會和尚遺集，第732頁。  
④⑫ 同上。  
④⑬ 同上書第737頁。  
④⑭ 傳，第832中至833頁上。  
④⑮ 新唐書，卷七十三，第12頁上。  
④⑯ 引自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，鎌田茂雄編、校、分段、標點，中日對照本，禪の語錄9：禪源諸詮集都序（東京，筑摩書房，昭和46年），第298頁。  
④⑰ 疏：第278頁丁欄。  
④⑱ 同上。  
④⑲ 同上。  
④⑳ 記，第168、200頁等。  
㉑ 傳，第832頁下欄。  
㉒ 記，第198頁等。  
㉓ 傳，第764頁上。  
㉔ 同頁中欄。  
㉕ 疏，第279頁甲。  
㉖ 傳，第十卷，第766頁上。  
㉗ 景德傳燈錄，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卷，第六卷，第243頁下。  
㉘ 見上引唐代史研究叢稿，第458頁。  
㉙ 疏，第279頁甲。  
㉚ 記，第一四二頁。  
㉛ 見原書（台灣，高雄，1965年排印本）第50-51頁。作者曾在上述英文稿中（見上註第㉑），把這份短偈譯成英文。  
雲華按：斯6077號卷子殘破，在「無相五更轉」本文後面，還有殘文兩行：「無相偈五首」。可惜留下的字句，殘缺太多，無法成文。雖然如此，這份卷子仍然告訴我們，在敦煌卷子的禪偈中，起碼有兩件是傳為無相所著的。